

997728

筆記
六篇

五十年來北平戲劇史料
(上)

廣文書局印行

J 821
831



007028

佚
名
輯

六筆
編記

五十年來北平戲劇史料
(上)

廣
文
書
局
印
行



S9012238



單戲園梨京北年早

羅漢齋

◎◎◎

卷一

司馬遷

金 齋

九兩天

子真子

卷一

三

大正

●●●●●

無字

國

耕田無功

無福

卷之四

一、二、三

西區組

张其成

五十年來北平
戲劇史材前編

牛農



序

數年夢偶於廐肆白雲
一冊不覺何人不歸因起先睹初
迄於終末蓋得三十年都一多餘
可欣生有牛未規法日北地架
園之盛又宗性拙樸不獨藝不
時同友人品誦者無伶人工夫技
巧往來不暇賴以此冊足為北平



社會黨之一業主顧珍之任
於課業之餘稍一整理人事多
忙未暇畢業這友人周去就君
抄摘民元以來報端載自之在黨
訂成編為近二十年来北平革命
黨業之微證及今兩目年代恰
相銜接今之公覽更難之外兩
篇係以不藏何付用且并舉整

理者竟之紙片物之固思便片毛
為曰五十年來此字或刻史材
仍別為前後兩端不以分割時期
且以示兩目來要之小同也同
君深明音律進退無因掌故何
有詳述者於微中肯顧示以
此自炫獨學之於今史考訂之
學今抑此多所以毛治學之年

聯為之取計既殊斯其少所以有
異於時下彼我持用治賢之不
作也民國廿一年七月二十日同社弟
司乃生書於漢序



引言

這部書的前編，是劉半農先生無意中由書舖裏得來的。原來裝訂的書皮上，寫着戲簿兩個字，裏面的戲班：最早的，是光緒八年的三慶班（目二七〇一一）；最晚的，是宣統三年的安慶班（目八一八）；這是牠自己寫明白的。尚有未曾寫出年月的戲班，若是考定出來，或許有較早及較晚的班子，亦未可知。但是就此書看來：自光緒八年、至宣統三年，已經有了二十九年的長時間；並且包括了四十多家戲班子；所舉的戲名，有好幾百齣；可見這本戲簿，對

於清末故都梨園史上所供給的材料、是很充分、並且很重要的。

這本戲簿的緣起，是很藐茫的；但是細細研究起來，我覺得不是前台顧客所記的；乃是後台伶人所寫的。最要緊的証據，是福壽班的記載（目三六一—目四七一）：第一頁有七個戲目相連，全是五花洞的大軸子；第二頁有八個戲目相連，全是金山寺的大軸子。以下都是這種情形。可見寫這本戲簿的、是一個後台管事的，他有派戲之權，所以排列出來這些種大軸子的戲目，預備挑選着分期演唱下去。當時福壽班唱大軸的子武生是老俞（俞潤仙），所以拿老俞的戲

作主體；別人的戲，就按着班裏的生旦淨丑、各種角色、斟酌起來，排列些不同的戲目。雖然這些戲目，是不是已經一一唱過？不敢說一定；但是福壽班也有很長久的歷史，或者已經全都實現過、也是可能的。所以這些戲目，就不當着他是紙上談兵，而當着是實錄檔案、也未嘗不可。至於四十幾家班子的戲目，自然不是他一個人經手排列的，也許是展轉抄來、當作參考的；不過總可以說是他的三十年的經驗，和一生的心血罷！

戲目的重要，前面已經說過，還有好些零碎記載，也是很值得

注意的。就角色說：天慶班註的是新到孫菊仙（目三二），可見孫處到京最先是在天慶班打泡，這是現在不知道的；又寫着楊月樓俞菊生分唱戰皖城的張繡典章，雄黃陣的鶴鹿童子（目七九），就扮相說：俞菊生早年演挑華車的高寵是藍花臉（目七九），這是後來早已改了的；風箏誤的角色全體服裝，均寫得很詳細（目六五五），就比較說：雀橋密誓的唐明皇楊貴妃的角色，各班不同，全都記載下來（目七〇五、七〇七、七〇八、七〇九、七一一、七一二、七二三）有八班之多，也是很珍貴的掌故。還有一件，就是戲名

上往往加一個「小」字：這個緣故，是因為早年的戲班裏，伶人的子弟、或是所收的生徒、學會了戲，有時在本班開演的時候、唱前幾齣，做為他們練習露演的機會；因為早年的戲單，是不寫演戲人名，所以凡是童伶們演的戲，就在戲名上加一個「小」字，好使顧客一看便知；這也是從前梨園中風氣與現在不同的一點。

現在整理這本戲簿的結果，編成一種戲名表。就是拿戲名作主體，凡一班所單演的、列在一起，可以看出這齣戲是某一班所獨有的。若是二三班以至十幾班所同演的，就按着班子數目、分列各個

單表：一來可以見得這戲是幾個班子所共有的；二來可以見得這幾個演一樣戲的班子，性質是相彷彿的。譬如好幾十個班子所同演的賜福一類的戲、列在一起，就可以知道這是一齣極普通的開場戲了。

在這個表裡，每一個戲班名的格內，都註着一行戲目的號碼，就是拿這出戲在這個戲班裏最初次出現的戲目，作一個舉例；不過這一行在小數點底下的一個數目字，却是有點注意的價值；這是表明這齣戲、排在第幾個戲碼上，雖然這出戲不一定每次排在同一戲

碼上——自然有時稍前、或者稍後——但是在後三出唱慣了的，多半是本班裏頭重要角色的拿手戲；很少在前三出給唱了的。若是在這班裏常排前三出的戲，在早年間班中角色、很少更換，也就不容易改在後三出唱；所以這小數點底下的一個數目字，却可以看出這齣戲、在一個班子裏的重要性如何哩。

這本戲簿的缺陷，就是亂雜無章、沒有次序。就他已經注明年月的戲班看起來，光緒二十五年的福壽班（目七五），在光緒九年的三慶班（目一一七〇）之前好幾十頁；中間又夾着光緒十二年的

嵩祝成班（目七八），這是何等的顛倒！又如宣統二年的雙慶班（目六五五），在光緒二十三年的承平班（目七六一）之前，又是好幾十頁；中間又夾着光緒二十九年的福壽班（目七〇七），同光緒二十七年的春台班（目七〇八），這又是何等的顛倒！雖然也許是裝訂時候的錯誤；但是在我們對於全書裏四十幾家班子的時代、未曾全數明瞭以前，是無法替他改正次序的。以後如有機會，按照年代的次序、將各班排列起來，再將各班的重要角色花名寫出來，與這本書裏頭各班的戲目、對照一下，一定是可以成爲一部清末三十年梨

園史的。

戲名表編完以後，再將各種戲名，照筆畫多少，依次排列起來，便於檢查。每一戲名下，註着表上的班數同行數；讀者在此處查出之後，可以從表上數目去查原書，就找到這出戲了。這不過是一種補助方法，附記於此。

這本戲簿，到宣統年間爲止，其中經過三十年，正是孫汪譚三大鬚生成名的時期，現在民國成立，也有了二十年的歷史，梨園中成名的，又有四大名旦（梅尙程荀），三大鬚生（余馬高）——自